

作家榜“复活名著计划”启动

海明威等了64年的译本来了

日前,记者从浙江文艺出版社获悉,“复活名著计划”已启动,该项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签约顶级诗人和作家,重新翻译经典。目前,《小王子》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《老人与海》等最新译本即将上市。据出版方介绍,该项计划由作家榜组织名家推进。

经典名著译本乱象丛生

作家榜品牌创始人吴怀尧接受记者采访时,确认了作家榜启动“复活名著计划”。他表示,两年前,作家榜团队内部就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秘密部门——“作家榜致敬名著小组”,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签约杰出的诗人、作家,翻译全球经典名著。

记者了解到,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下,经典名著一直是热门类别,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购买课外书时也会首选经典名著。正因为如此,市场上的经典名著竞争激烈,版本众多。

家长引导孩子阅读经典是当下的“刚需”,但令人气愤的是,由于巨大的经济利益,很多出版机构的名著译本是“地下写手”东拼西凑而来的。“出版界有个笑话,有人想找名叫‘宋瑞芬’、‘李斯’的翻译,结果多方打听,两位高人虽然通晓多国语言,一年能翻译数十本书,却行踪不定,连长什么样都没人说得清。再一打听,才知道两位‘翻译家’是书商杜撰的,根本就没人,而他们署名译作则东拼西凑,有不少涉嫌抄袭以前的翻译作品。”

有资深出版人透露,一些不法书商瞅准了哪本译著销量好,就雇用“地下写手”,

在已有译本上改动个别字句,调换一下句式结构,便炮制出动辄成套的外国文学著作“新译本”,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大行其道。近两年,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的知名翻译家马爱农,曾状告中国妇女出版社周黎所译《绿山墙的安妮》。最早翻译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《爱的教育》的译者王干卿,八九年与抄袭者打了16场维权官司。

翻译家马振骋说:几十年前他从事翻译时,如果是抄来抄去拼拼凑凑,被视为是丢脸的事,一旦被人发现,职业生涯就可能断送。“现在某些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没有羞耻感了。如果人们都置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于不顾,翻译这条路以后走的人只会越来越少。”业界认为,当下的翻译维权难,还折射出翻译地位的困境。

复活经典,惠利读者

记者了解到,经典名著进入中国的第一次高峰,鲁迅先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他自己翻译了包括《死魂灵》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名著,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作家们,茅盾、郑振铎、闻一多、林语堂、郭沫若、傅雷、朱生豪也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优秀文学作品,影响至今。

作家榜团队为什么选择“搅局”名著市场?如何面对众多的名著竞争者?

作家榜品牌创始人吴怀尧说道,“我们注意到各界读者对一些经典名著的吐槽,首先是鲁迅时代的大部分译本,在语言表述上半文不白,已不能满足当下读者的阅读诉求;其次,经典名著版本鱼龙混杂,翻译质量良莠不齐,读者无从选择。”

吴怀尧表示,为了弥补翻译的不足,经过两年的积累筹备,作家榜团队已经签约了法国政府骑士勋章获得者主才翻译《小王子》、中国先锋作家标杆人物鲁羊翻译

《老人与海》、波比小说奖得主徐淳刚翻译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、荣获美国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称号的诗人董继平翻译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荣获意大利总统勋章获得者张密翻译《爱的教育》。

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、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表示:“树才不仅自己写诗,还教孩子们如何写诗。他时刻保持着一颗童心。这一次,他以他的诗才和童心,精心翻译了这部大人写给小孩的杰作,相信中国的大人和小孩都可以更好地与《小王子》做朋友。”

丁玲文学奖得主何三坡是《小王子》的忠实读者,他曾在媒体多次推荐《小王子》。何三坡接受记者采访时,对树才的翻译推崇备至:“树才先生是一位天真得如同圣·埃克苏佩里一样的诗人,他的文字干净、优雅,这也是每一个读者的幸运。”

译者鲁羊:希望对得起这本书的作者

鲁羊首次翻译外文作品,同样引起了文化界的热议,在中国文坛中,作家鲁羊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人物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余华、鲁羊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,以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,被评论界冠以“先锋派”的称号。比起余华每隔几年推出一部新作出现在公众视野,鲁羊选择了“大隐隐于市”,进入高校执教,基本不接受媒体采访,自2002年出版诗集《我仍然无法深知》后,鲜有作品面世。时隔14年,鲁羊复出了,他签约作家榜,翻译《老人与海》。作家榜打出的宣传语是:“海明威等了64年的译本终于来了!”

“这本书,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。其中的内容,现在几乎成了读书界无人不知的民间故事;硬汉的口号,也像汽车尾气一样,遍布城乡,令人生厌。要不是作家榜用了一年多时间来说服我,并且最终打动我,即使让我重新拿起这本书,或许都难。然而,当我拿起这本书的早期原版,读到五分之一时,惊讶地发现,这件事做对了。在一间闹哄哄的路边饭馆里等着上菜,我读着书中的一些句子,几乎热泪盈眶。”

鲁羊接受采访时进行了反思,“这样一部杰作,我竟然活生生放弃了。我竟然没有嚼出它的汁液,没有尝到它的美味,就随意吐出去。谁败了我的胃口,让我对海明威误解了三十年?”鲁羊自己对译文的评价又是如何呢?他说:“我希望对得起这本书的作者。”

据《广州日报》

摇滚乐先驱查克·贝里去世

18日,美国摇滚乐先驱、传奇巨星查克·贝里在其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家中去世,享年90岁。据当地警方称,急救人员18日中午来到贝里的家中,发现他已不省人事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作为音乐家、歌手、作曲家、吉他演奏家,他被称为摇滚乐的开拓者和创新者,“世界上第一个演奏摇滚乐的人”。

贝里活跃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摇滚乐刚刚兴起的时代,身兼吉他演奏家、歌手和作曲家。他的吉他演奏风格鲜明,作品融合了布鲁斯音乐和乡村音乐的元素,其经典摇滚曲目包括《Roll Over Beethoven》《Sweet Little Sixteen》等。贝里是首批入选美国摇滚名人堂的艺人之一,也是开创吉他表演先河的音乐家之一。摇滚舞台上后来被频繁模仿的经典“鸭子步”就是由查克·贝里所发明。贝里的作品也影响了甲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。甲壳虫乐队已故的主唱约翰·列侬(John Lennon)曾经说过:“如果你想要给摇滚起另外一个名字的话,你可以叫它‘查克·贝里’。”

在贝里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滚石乐队发表了声明:“查克·贝里是一个真正的摇滚乐先驱,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查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吉他手、歌手和表演者,最重要的是,他是一个独具匠心的作曲大师。他的歌曲将永远活着。”美国摇滚歌手布鲁斯·斯普林斯汀在个人主页上写道:“查克·贝里是摇滚乐最伟大的实践者和吉他手,是最伟大的摇滚乐演奏家和作曲家。”

据《北京晨报》

金扫帚奖颁给华语电影中的“烂片”

青年电影手册2016年度华语十佳影片暨第八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,19日在京举行颁奖典礼,导演王小帅、台湾男星柯震东等嘉宾出席活动。

此次青年电影手册评选出的“十佳影片”其实只有8部,分别是《塔洛》《再见瓦城》《路边野餐》《一念无明》《驴得水》《长江图》《树大招风》《一路顺风》。

青年电影手册还评选出了2016年度导演、编剧、男演员、女演员等9个奖项。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凭借《塔洛》荣获年度导演殊荣,该片还收获了年度女演员奖(杨秀措)。另一部获得两个奖项的是台湾电影《再见瓦城》,该片摘得年度编剧(赵德胤)、年度男演员(柯震东)奖。

中国电影金扫帚奖一直评比的是华语电影中的“烂片”,今年第八届金扫帚奖评选出了9个奖项,最令人失望影片颁给了3部影片《封神传奇》《澳门风云3》《摆渡人》,最令人失望导演由王晶、刘伟强两位香港导演获得。

最令人失望男演员则归属吴亦凡,他凭借《爵迹》《致青春·原来你还在这里》《夏有乔木雅望天堂》3部电影获得。有意思的是,颁奖结果揭晓时,现场传来一片女士们的哀叹之声。

出演《长城》的景甜收获了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奖。《长城》还捧走了Y脖树奖年度最令人心碎电影奖。

《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获得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电影奖,导演郑来志当晚亲自领奖,这是金扫帚奖史上第一次有电影主创来领奖,导演的现身和发言赢得现场一片掌声和欢呼。

据《信报》

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成立 离伸张正义还有多远?

3月20日,国内第一个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即将成立。据中国电视剧编创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刘和平透露,该委员会将由影视专业和法学专业专家组成,已入法院指定名录,主要任务即为接受法院委托鉴定对比影视著作侵权案件,维护知识产权的合法权利。鉴定委员会的成立,标志着泛滥成灾的影视侵权终于有望“批量”伸张正义,然而,委员会由谁组成,有没有可执行的量化标准,适用于哪些法律条文,都有待进一步细化。

第一,专家由谁组成?换个说法应该是,行业里谁愿意并且有能力干这活。比如《锦绣未央》抄袭事件的起点,是一位大学生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收集相关证据,最终呈交法庭的对比书面材料摞起来高达1.5米。这样的鉴定工作,必须建立在公益(免费)的基础上,否则鉴定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就会被质疑——编剧有空还要写剧本养家糊口,谁有钱有闲还有那么高的积极

性帮别人打官司?

第二,如何制定可执行的量化标准?都说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”,但是多年侵权官司看来,我们的“道”其实一直处于手工作坊阶段,即剧本对比全靠一个字一个字地肉眼看,然后再用人脑判断对白、故事梗概、主题和逻辑关系方面是否存在抄袭——工作量很大,效率很低,对专家的职业素养要求很高。

第三,认定侵权了又该怎么办?于正抄琼瑶,官司打了19个月,赔了500万,至今仍未公开道歉;大多数涉嫌抄袭的作品根本不怕判决,在几亿的影视版权费用面前,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赔偿只是九牛一毛。所以,如果真要警醒世人,不在于提高赔偿金额,而在“停止复制发行传播”——一般制片公司和电视台签约播出权买卖合同中会约定保证条款,制片方应保证作品著作权无瑕疵。如果作品出现侵权纠纷,出

品人要承担违约后果。一旦被停播,电视台受损可以向制片方索赔。对制片方来说投资几千万无法收回成本,而且会变成账面上的无效资产,产生连锁影响。同时通过“强制执行”公开道歉的方式对侵权人声誉产生影响。

由此可见,影视著作专家鉴定委员会的建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,真想伸张正义尚需时日。不过我们仍然坚信“真相也许会迟到,但永不缺席”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